

鬼吹灯II

怒晴湘西

盗墓者的诡异经历

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，讲述三位当代摸金校尉，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，利用风水秘术，解读天下大山大川的脉膊，寻找一处处失落在大地深处的龙楼宝殿。毕竟那些龙形虎藏、揭天拔地、倒海翻江的举动，都迥异庸俗，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中，历史的神秘面纱正一层层地被揭开……

之三

天下霸唱↓著



Nuqing Xiangxi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鬼吹灯

之

天下霸唱→著

怒晴湘西



Nuqing湘西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吹灯Ⅱ之三怒晴湘西/天下霸唱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7.12
ISBN 978-7-5396-2921-6

I. 鬼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8116 号

鬼吹灯Ⅱ之三怒晴湘西

天下霸唱 著

责任编辑:岑杰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)

邮政编码:230071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960×640 1/16

印 张:19.75

字 数:250,000

印 数:100,000

版 次: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5396-2921-6

定 价:28.0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言

从古到今，若说起强盗贼寇，在世人眼中，历来个个都是该遭千刀杀、万刀剐的歹人，乃是极败坏的恶名。可细论起来，朝臣天子、士农工商，在那三百六十行里，从上到下，哪一处没有天良丧尽、用瞒天手段行奸使诈的贼子？大盗窃国、中盗窃义、小盗窃侯，成王败寇，只有最末等的才窃金银。

孰不闻“道不盗，非常盗”，“盗亦有道，盗不离道”之言。真正在那绿林中结社取利、做分赃聚义勾当的，也向来不乏英雄豪杰，惯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思量的事业，并非是旁门左道可比。绿林盗中名声最显者，莫过卸岭群盗。

卸岭之辈或散布天下，或啸聚山林，敬关帝，并尊西楚霸王为祖师，逢有古墓巨冢，便蜂拥而起，众力发掘，毁尸平丘，搜刮宝货，毫厘不剩，专效仿昔时赤眉义军的作为。

试看各朝史上，都少不了卸岭群贼倒斗发冢的秘闻，倘若说将出来，那些惊心动魄、诡异万分的行踪，实不逊于摸金校尉的事迹。

卸岭盗墓皆是聚众行事，盗取古冢，历涉险阻危厄，并非仅凭矫捷身手与群盗之力；正所谓盗亦有术，卸岭之术在于器械，流传了近两千年，引出许多冠绝古今的奇事。然天下事物兴衰有数，既有其生，就自有其灭。卸岭力士始于汉代乱世，鼎盛于唐宋，没落于明清，至民国时期，终于销声匿迹，就此绝了。

发丘、摸金、搬山、卸岭，其术不外乎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诀，四字分八法，各有上下两道，如“望”之上法，乃为上观天星、下审地脉；下法观泥痕、辨草色，其间高下，虽是相去甚远，却皆有道，非是寻常艺业可比。常言道“七十二行，盗墓是王”，盗墓古术“四诀八法”之道，皆在《鬼吹灯 II 之三怒晴湘西》。




目录

CONTENTS

引 言

- 第一章 琉璃厂 1
- 第二章 八臂哪吒 6
- 第三章 盗墓往事 12
- 第四章 老熊岭义庄 17
- 第五章 耗子二姑 23
- 第六章 送尸术 28
- 第七章 咬耳 33
- 第八章 洗肠 38
- 第九章 古狸碑 43
- 第十章 探瓶山 49
- 第十一章 工兵掘子营 55
- 第十二章 移尸地 61
- 第十三章 溶化 66
- 第十四章 腾云驾雾 71
- 第十五章 惊翅 77
- 第十六章 防以重门 82
- 第十七章 瓮城 88

- 第十八章 神臂床子弩 93
- 第十九章 无限永久连环机关 98
- 第二十章 无间得脱 103
- 第二十一章 金风寨 108
- 第二十二章 犬不八年、鸡无六载 114
- 第二十三章 裁鸡令 120
- 第二十四章 山阴 126
- 第二十五章 分山掘子甲 131
- 第二十六章 穴陵 137
- 第二十七章 斗宫 143
- 第二十八章 强敌 149
- 第二十九章 诈死 155
- 第三十章 丹炉 160
- 第三十一章 冷酷仙境 165
- 第三十二章 云藏宝殿 171
- 第三十三章 雾隐回廊 176
- 第三十四章 观山太保 181
- 第三十五章 山有三香 187
- 第三十六章 撼岳 192
- 第三十七章 夜幕 197
- 第三十八章 白猿 202
- 第三十九章 挑尸 207

- 
- 第四十章 黑琵琶 213
- 第四十一章 湘西尸王 219
- 第四十二章 虎车 225
- 第四十三章 颠倒乾坤 231
- 第四十四章 吸魂 236
- 第四十五章 魁星踢斗 242
- 第四十六章 剥龙阵 247
- 第四十七章 动咒 252
- 第四十八章 点名状 258
- 第四十九章 江湖 264
- 第五十章 风水先生 269
- 第五十一章 自然博物馆 276
- 第五十二章 夜深人静 281
- 第五十三章 府中求玄 287
- 第五十四章 失落的记录 292
- 第五十五章 瞒天过海 297
- 第五十六章 拜访解读谜文暗示的专家 302

怒晴湘西

Nuqing Xiangxi



第一章

琉 璃 厂

人生在世，一举一动，往往身不由己，福祸安危由天定，悲欢离合怎自由？我和 Shirley 杨受陈教授之托，组了打捞队去珊瑚螺旋的沉船中，打捞国宝秦日照骨镜，在南海采珠渔民的协助下，最后死中得脱，总算不负所托，取了古镜回来。

不料渔民多铃中了沉船里下的死降邪术，正是“三分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”，眼看着再难施救，幸得有人指点：尸降耗散人体生气，只有古墓里的“内家肉丹”可救。但内丹为得道之人，借天地灵气，吐纳形炼而成的金丹，自古以来，世上多有求仙炼道的，但能得其法炼出内丹之人，实属凤毛麟角，绝不是等闲便能寻到的。

陈教授多少知道些关于湖南的某处古墓中藏有内丹之事，也许在湖南可以找到内丹，不过不知那古墓是否早已被盗空了。经他提及，我猛地记起在北京失踪的算命瞎子来，那瞎子早年间曾是卸岭盗魁，曾入湘西倒斗发冢，他定能知道其中根苗，说不定被称为湘西尸王的那具元代僵尸，其体内所结的紫金内丹，早就落在了瞎子的手里。眼下为了救人，只好寻着这条渺渺茫茫的线索，回到北京即便是掘地三尺，也要把那算命瞎子给找出来，好歹要查出内丹的下落。

民国年间，湘西军阀伙同土匪，大举盗掘古墓，引出了许多耸人的奇闻怪谈，其中以湘西元代将军古尸最为著名，至今还有很多关于此事的传闻。我在潘家园做生意的时候，有好些往返湘黔倒腾古玩的客人都会说起此事。

那些传言都说，湘西山区里，在解放前被盗开的那座古墓，其地宫构造之大、形势之奇、机关之险、墓中宝物之多、尸变之惊……以及盗墓贼

为打开地宫所使出的种种手段，时至今时今日，仍绝对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之举，是以留下许多话头，使得天下皆知。

不过这些话大多都是来自“马路消息，小道新闻”，对这桩盗墓行内可惊可怖之事，人人都是道听途说，一人说的一个样子，都不尽同，毕竟年代久远了，不得亲眼所见，未必能够当真。而唯有算命的陈瞎子，当初是盗发湘西古墓的首领，是曾亲眼见过那具元代将军古尸的。

对这件事 Shirley 杨倒是十分乐观，她对我说：“多铃的一条命能否留住，全系在古尸的内丹之上，偏巧咱们识得在湘西盗过内丹的陈老爷子，如果这都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，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。”

我对上帝存在不存在，还持有保留意见。多铃的师傅阮黑死前，托我帮多铃找到失散的法国生父，如今在珊瑚庙岛调查得知，那个法国人正是倒运古物的富商，此人已同玛丽仙奴号一同葬身海底，看来这件事我是办不成了。不过不论有多大困难，我都会竭尽全力想办法保住多铃的性命。

众人分了青头货之后，明叔带着古猜和多铃，先到香港条件完善的医院里暂时治疗，像植物人般地维持生命，我和其余的人返回北京去找陈瞎子。大金牙惦念提前去了美国的年迈老父身体欠佳，留在国内寝食难安，从珊瑚庙岛回去后，随即也匆匆出了国，作为我们这伙洋插队的先遣员，先到美国把生意做了起来，自是不在话下。

但在北京寻找陈瞎子的下落并不容易，他行踪飘忽不定，我们甚至没办法确认他是否还在北京市内，只得捺住性子，细细寻访。好在潘家园中有我许多熟人，旧货市场里鱼龙混杂，形形色色的人往来极多，是个流通消息的上好渠道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讯息，都免不了要在潘家园传播出来。

我和胖子除了寻访陈瞎子之外，还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把从珊瑚庙岛赶来的青头，作价出售，反正是两不耽误，仍旧在旧货市场里摆了个摊子，一来接洽生意，二来打探消息。

眼看着过了半月有余，已快到中国传统的春节了，我们只好打消了到美国过年的念头。那时候北京的年味儿浓重，市内还没禁放烟花爆竹，离除夕尚远，就能听见炮仗声此起彼伏，给本就格外热闹的旧货市场添了几分杂乱。



现在的潘家园旧货市场，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可又热闹多了，这人乌泱乌泱的，一拨接一拨。当然也是由于快过年了，这些天副食店、菜市场里置办年货的人更多，好多人有扎堆儿的爱好，看旧货市场里人头攒动，便都跟着来凑热闹，天气虽冷，人却愈发多了起来。

最近这一年多来，潘家园旧货市场也确实渐渐成了气候，与当初相比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，除了破东烂西和旧货之外，单是数得着的古董玩器就丰富到了极致。那些个书画、瓷器、陶器、铜器、古琴、古钱、宣炉、古铜镜、玉器、古砚、古墨、古书、碑帖、历代名纸、古代砖瓦、印章、丝绣、景泰蓝、漆器、宜兴壶、珐琅件、料器、牙器、竹刻、扇子、木器家具、兵器、名石……堆积如山，站这头望不见那头，您就看吧，一天能看十样，可能一辈子也瞧不完这旧货市场里的东西。

不过不同于起源自明末清初的北京琉璃厂，那边都是“文玩”，而潘家园的路子就野了，东西也杂。这些东西里面，仿古的“西贝货”占了九成，想在潘家园里淘换点真东西，除了要有火眼金睛明辨真伪的眼力之外，大海捞针般的运气也少不了。

我和胖子名声在外，自不能与那些倒腾假东西的二道贩子相提并论。有些常逛潘家园的老主顾，也不知都是从哪听说的，似乎都知道胡爷和胖爷手里有明器，那是货真价实的——从坑里滤出来的明器，哪怕只是一枚平平无奇的古铜钱，备不住也是摸金校尉从老粽子嘴里抠出来的“压口钱”。

有好多人一见了我们，开口就问：“有古墓里盗出来的明器没有？胡爷您尽管开价，只要是真东西，绝不还价。”

我心想有些日子没在潘家园露面，大金牙一出国，肯定是把他的主顾都打发到我这来了，可我手中又哪有什么明器，况且经常接触此物也是犯禁的勾当。好在从南海所得青头甚多。青头和明器在性质上实际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一个从土里来，一个从水里来，基本上是山里熊掌和海中鱼翅的区别，于是就撵掇买主们，观看青头货色，主要倒腾些青头里的古玉。这些玉片玉璧，都是后来从珊瑚庙岛的青头商人蹕武手中批发来的，比先前那套玉人卜龟甲的碎玉还要残破，所以入价极低，打算先放些出来，看看市面的行情如何。

现在玩收藏的主儿，都觉得玉石行情看涨，但他们只认带老沁的旧

玉，青头古玉虽是沁色深厚，奈何被海水浸泡年久，玉髓为盐卤闭塞，好似裹了一层极重的石灰，就连那些识货的见了也要摇头。

正商讨价钱之际，有旧货市场中相熟的人来告之，说是琉璃厂藏珍堂的乔二爷请我们过去。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，那乔二爷在北京琉璃厂好大的名头，从解放前就经营一间古董店藏珍堂，多少年来从没走过眼，在他手里过的古物不计其数，便在潘家园也人人知道他是古玩界的“老元良”。我早有心前去拜访，却没有能够接洽引见的门路，想不到他竟然请我们过去叙谈叙谈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再细问来人，才知道原来乔二爷听说我这有南海古玉。他平素里是个专嗜古物的，在北京青头老玉非常罕见，等闲也难在市面见到，便特意托人通个消息，请我带着古玉到他家中一坐，看看货色如何。

我心想总算有识货的行家了，又有心要去乔二爷家开开眼界，便同胖子匆忙裹了一包行货，径直来到琉璃厂东头的延寿寺街。把着路口头一间两层楼的门面，古香古色，颇为不俗，一看黑底金字的招牌，正是藏珍堂老字号。

跟店里的人说明来意，却没上楼，而是直接被送到离那很远的一幢老筒子楼里。这地方都快到先农坛了，楼内破破烂烂的，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冬煤，还有码成墙般高的大白菜，乔二爷住惯了此地，上了岁数不愿意挪地方，所以平常生活起居都在此处。

只见那乔二爷都快八十了，头发掉得一根不剩，一副长长的胡须却是雪白，而且俩眼珠子贼亮，显得精神矍铄，老而不朽，见了我们连忙让座。有伙计端上茶来，器具精美，茶香浓郁，不过我和胖子喝惯了大碗茶，不懂品茗之道，加之外边天寒地冻，心中满是寒意，一盏热茶一仰脖就喝了个见底，口中赞道：“好茶，不妨再来一碗，最好换大茶缸子。”

乔二爷抚须微笑，赶紧让人给胡爷和胖爷上大碗茶，看喝茶的架势，就知道这两位都是不拘小节的爽快之人。

我笑道：“让二爷见笑了，在潘家园练摊半日，冻得够戗。”几杯茶水喝下去，身体回暖了，这才顾得上打量四周。这老楼的房间中，几乎没一样新东西。老式书柜里摆满了群书古籍，靠外的边缘则都是白玉、水晶、寿山石、佛像、牙雕、鼻烟壶之类的古玩，显得本就不大的屋里满满





当当，若在这筒子楼外不知底细的，谁又能想象倒腾一辈子古董明器的乔二爷，会住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。

但我和胖子见他甘于平凡，心中也多了几分敬意。双方寒暄了几句，乔二爷似乎知道我们是做摸金校尉的，问了我一些北京城里的风水，让我说说琉璃厂生意气象如何。

我多长了个心眼，虽然乔二爷是京里知名的人物，非是明叔之流可比，但我并不想显露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》中的精髓，只拣些拜年的话说出来：“北京城水旱两条龙，龙脉形势恰好罩着琉璃厂，正是车如流水马如龙，两条财气在当中。在这地方做生意，怕是要数钱数到手软。”

乔二爷闻言大喜，又要赞叹一番，胖子发财心切，嫌他老头啰唆，忙不迭地取出青头，让乔二爷上眼，看看能给什么价。乔二爷拿出放大镜和老花镜来，反复看了半天，又在手中把玩了一回，连道：“好玉，好玉啊！真正都是海底千年的古玉，只可惜未曾盘出老色。胡王两位老弟，闻你二人身上的味道，就是常与明器打交道的。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就实不相瞒了。在解放前，我乔某人跟你们也是同行，当年不比现在，手里没真东西，如何能在琉璃厂做古玩生意，所以我知道，似此老玉，也只有海底古迹和山中古墓里才有，世间坊里的绝无这等成色。”

我和胖子一听也吃了一惊，想不到乔二爷说话却是如此通明，原来也是个倒斗的手艺人。他如今住的这幢楼下，就曾有座元大都时留下的古墓，当年乔二爷就是盗掘了此墓，才有本钱在琉璃厂做生意的。他贪图这古墓附近风水好，舍不得离开此地，后来古墓被铲平起了楼，他仍住在这里。请我前来，一是想收青头，二是这楼要拆了，请我给寻个风水位好把家搬过去。

我说您这可是难为我，摸金校尉又不入室行窃打劫，哪里会看阳宅风水？何况既然都是倒斗的手艺人，怎的还会偏信风水之说？

我劝了一回，让他不可执迷此道，乔二爷却不为所动，指了指脚下的地板：“这个元朝古墓真就是处风水宝穴。当年我从墓道里潜入地宫，见了墓中的情形，险些把下巴惊得掉在地上，到那时才真信世上风水之说，绝非是虚无缥缈的玄谈异论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用句倒斗行里的暗语告诉我们那夜所见：“这座古墓里……有水没有鱼！”

第二章 八臂哪吒

我听乔二爷说这筒子楼下那座古墓里，是“有水没有鱼”，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因为我素来知道，元时古墓深埋大藏，地面上不封不树，取的是密宗风水，向来最是难寻。在倒斗的暗语中，管古墓中的瓷器称为“水”，元时墓中最多见的一种陪葬明器，便是瓷器。倒斗的手艺人，向来将元尸代称为“鱼”，盖因元代墓主尸体入殓下葬，在棺中都要裹层渔网，这也是密宗色目人^①的习俗，今人大多难以理解。

若说“有水没有鱼”，那就是说墓里边只有古瓷器，而没有古尸，难道是个衣冠冢？我和胖子对倒斗之事格外感兴趣，好奇心起，就请乔二爷道出详情，最好多说说那些“水”都怎样了，值得哪般行市。

原来乔二爷早年间凭倒斗发了横财，至今已金盆洗手多年，专做些古玩字画的生意，他和大金牙祖上的出身差不多，是不入流的民间散盗，懂得些观泥痕辨土色的本领，味觉和嗅觉天生机敏，一生不碰烟酒，向同行说起当年倒斗的事来，依旧眉飞色舞，神色间以老元良自居，显得颇为得意。

如今北京城的格局，是源于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城，由数术奇人刘秉忠^②设计。据说城址地下，藏有孽龙水怪，所以城池建造成八臂哪吒的形状，镇龙压怪，以保王气平安。城池的格局中，隐藏着三头六臂和两只脚，另外五脏六腑，一应俱全，这也是一种复杂的风水布局，背阴处理了

① 色目人，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、西域乃至欧洲人的概称。

② 刘秉忠(1216—1274)，原名侃，僧名子聪，字仲晦，号藏春，元初名相。他向忽必烈介绍了一整套封建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理论，并取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之意，将蒙古更名为“大元”。还主持了元大都和上都的营建。



许多王公贵族。

乔二爷祖上在钦天监听差，后来又被抽调去编撰《四库全书》，久而久之就学全了《阴阳五要》，对阴阳风水、天星相法颇有心得。传到乔二爷这辈，借着自己粗通些风水之道，又兼能辨草色土痕，接连挖了几处古墓，挖到这元代古墓的时候，封土一破，墓中有数股黑气冲天，候了两天待到黑雾消散，才敢入内，到地宫门前，发现门上嵌满了红宝石。

大喜之余，用手去抠，却都碎成齏粉，红色的粉尘若即若离，再仔细辨认才知道是数百年前的朱砂。元代古墓中常有朱砂，并不奇怪，但不免大失所望。破门而入，墓室中铁绳悬棺，把棺椁用大铁环吊在半空，这是为了防止有雨水或地下水渗进来浸泡了棺木。

但那墓室里并未积水，摆着好多完整的瓷瓶瓷罐，一应人间家私，竟然全是古青花瓷，瓷绘的都是修仙炼丹、紫气东来之事。乔二爷因为家族影响，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，有种难以名状的情结，十分地信服，但信归信，倒斗的事也不能罢了。升棺发材，揭开大顶，只见棺内只有层层殓服，紫袍金带无不如新，可袍服衣冠中空空如也，连死人的头发也没有半丝一毫。

他做倒斗的勾当已久，自然知道衣冠冢、虚墓是怎么回事，可凭经验判断，这座古墓绝不是没有墓主的空坟，那就只有一个解释，这是个风水宝穴，墓主下葬后不久，未等腐烂变枯，就仙化飞升了。

后来又打听到附近以前有座明朝的古庙，建庙的时候，从地下掘得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：“葬此化，居此吉。”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理在地下的。乔二爷迷信风水之说，从那以后他就想方设法住在这周围，一辈子不愿离开，甚至希望百年之后，能埋骨在此，也托个仙解的造化，得成大道。

还别说，自打住在这附近之后，生意一向兴隆，改朝换代也没耽误发财，加上这破楼太不起眼，文革时红卫兵抄家都从这绕着走，所以他就更深信不疑了。如今这地方要拆了盖公园，不是人力所能扭转，这才请我来帮他瞧瞧在八臂哪吒中，是否还有什么风水好的地方，可以搬过去居住。

我听明白之后，心中暗笑乔二爷不过如此，如今四九城^①玩古董的谁

① 四九城，即老北京城。老北京皇城有四个城门，内城有九个城门。

不知他的名头，可他虽在古物鉴赏估价方面有过人之处，但对青乌风水和阴阳五行之道还远远没摸着门道。这老头虽然也做过倒斗的勾当，但他这两把刷子，又如何能比摸金校尉发掘过的巨冢山陵。元代古墓历来极难寻找，就连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》中都不曾过多提及。按说元墓非比秦汉之时那般年代遥远，尸体就算腐烂消散，但在一副好棺材中也不至于消解得如此彻底，不留半分痕迹。他盗的这座古墓里为什么没有尸骨残骸，恐怕并非与仙解有关。现在古墓早已平了许多年了，无凭无据，我也没办法捕风捉影地推测。

但我还指望乔二爷出高价将青头收去，也不好说破，只是顺着他意敷衍了几句，赶紧将话头绕回生意上。乔二爷在风水上是个棒槌，可论及古玩金石之道，却十足是个行家，而且做过许多大买卖，这次有心结交，便把盘玉诀窍讲了出来。

凡是明器青头里面的玉石，多遭泥土海水侵蚀，带有各种沁色，收存后要使“盘功”使之恢复本性。古玉器温润纯厚，晶莹光洁，尤其是各种沁色之妙，恰似浮云遮日，如同舞鹤游天，富有无穷无尽的奇趣异致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但古玉沁色不加盘功，则将隐而不彰，玉理之色深藏不见，玉性如同顽石。

自古盘玉分三等，急盘、缓盘、意盘。急盘须佩于容颜秀美之女性身边，以人气养之，待到数月后玉质变硬，用柔软的旧布擦拭，等到玉性复苏，再用新布反复擦拭，一定要用白粗布，带有颜色的布绝不可用。愈是摩擦玉石愈热，不宜间断，经过几昼夜，水土燥性自然减少，受沁处与玉色自然凝结，色愈敛而愈艳，古玉活色生香的价值就全显露出来了。

但古玉入水土年代过久，地气海气深入玉骨，没有六七十年的水磨工夫，都不易盘出。对倒斗盗墓之人来说，秦汉之玉为旧玉，定是夏、商、周三代之玉，才称得上是古玉，不常年佩带身边把玩摩挲，玉髓中的精光绝难显露，这就是古玉的缓盘之说。

意盘的说法，就有点神乎其神了，这办法有点玄，好多人不能理解，实际上归根到底八个字——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。在精室之中，焚香闭关，与俗世隔绝往来，以气质性情盘化玉沁，数月之内，古玉自然复原。



这门面壁坐禅的功夫，实际上可能是用“人油人膏”之类的秘药煨玉。懂这门手艺的人十分鲜有，乔二爷却最是拿手，那是他压箱底的绝活，所以才敢开出高价，收存这些好似石灰顽石的青头老玉，一经转手，他就获几倍的暴利，毕竟是个老生意精，赔本的买卖是不肯做的。

我和胖子心急出手，而且若依大金牙的办法找群大姑娘来盘玉，未免太过麻烦，而且也等不耐烦耗上三五年水磨工夫，见价钱合理，就一发让给了乔二爷。

当天乔二爷留我和胖子吃了顿饭，又拿出本讲风水的《郭子宓地眼图》。此书是江西形势宗风水要诀，出自宋代，编写于明永乐年间，恰好有京中八臂哪吒图。乔二爷让我给他指点指点北京城里八臂哪吒的格局，以便将来寻个上好的住处。可那元时古迹，早已几经变迁，又怎么可能留到现在。我只好胡乱指了几处，捏造些唬人的言辞，把个乔二爷给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可我发现这本《郭子宓地眼图》怎么恁地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猛然想起当年在陕西石碑店初遇陈瞎子，他当时曾想将这本书兜售给我，结果被我识破是仿古的假货，好像正是现在乔二爷手里的这本，忙问他这书从何而来。

乔二爷说是前些时日，在天津谈了笔生意，收了轴古画，听闻中山公园里有算命的瞎子断命断得极准，有神数之称，乔二爷最是迷信，马上就前去拜访，结果不虚此行。原来那老先生不仅通晓命数，什么求签问卜、望天打卦、摸骨测字……就没有他不精通的，句句都是指人迷津的金玉良言。

乔二爷鼻子好使，闻出那算命先生身上土腥味很足。那算命先生自称双眼未盲之时，也常给人看风水相阴宅，所以身上有土味，却并非是倒斗的，如今眼睛瞎了，没办法再看风水辨阴阳了，只是有本家传的地眼图，于是跟乔二爷做了笔交易，用这本失传多年的风水古卷，换去了乔二爷刚在天津收来的古画。

我听到此处，心下雪亮，陈瞎子原来在北京待不下去，竟躲到天津去了，倒教我一场好找，到今天总算有了些眉目。别看乔二爷在古玩行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可却被坏了一对招子的陈瞎子给耍得团团转。一是因为

乔二爷过分迷信风水，他当事者迷，容易偏听偏信；二是天下藏龙卧虎，许多真正的高人一辈子都是默默无闻，这些抛头露面显山显水的俗流，反倒多是浪得虚名，并非有真实本领。

我急着要去找陈瞎子，吃罢饭，将天津的事情打探周详，匆匆别了乔二爷，就让胖子下午回家把那些没出手的古玉全都带来，同乔二爷当面银子对面货，将谈好的生意做了。胖爷在潘家园也是独当一面的人物，做买卖历来惯卖香油货，只肯占便宜不肯吃亏，免不了又胡乱捏造些缘故出来，在价钱上狠切了乔二爷一刀。

我则先去找找到 Shirley 杨，同她赶到天津。陈瞎子不比常人，形貌特征、言谈举止都不寻常，按照乔二爷提供的消息，稍加打听，果然没费多大力气，就在沈阳道古玩旧货市场，找到了刚把古画倒卖出去的陈瞎子。

陈瞎子见我竟然找到天津，也是吃了一惊，却对我说道：“那日陶然亭匆匆一别，老夫被一众如狼似虎的居委会婆娘赶得急了，东躲西藏，好不容易才得脱身。料定今后在陶然亭难以立足了，一露面必被擒住，如今年老气衰，一旦让人扭送到衙门里过了热堂不是儿戏。于是装成老干部，混上火车到了天津。这九河下梢也真是处宝地，乐得在此逍遥，不打算再回法度森严的京畿重地了。待到明年春暖花开，还想南下苏杭上海，想那江南也是养人的地方，顺便发上它几路歪财。本想找人给你等通个消息，但掐指一算，料定胡杨二个摸金校尉会来相会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不柳暗花明又相逢了。”

我见陈瞎子故弄玄虚的老毛病不改，俗话说“人长六尺，天下难藏”，别说跑到天津来了，就算跑到天上去，我也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，眼下只好任他夸口，因为有許多紧要的事情向他打听，就先找了个地方吃晚饭。在餐厅里，Shirley 杨先将最近发生的事情，都对瞎子简要说了一遍。

陈瞎子听罢嘿嘿一笑：“要与尔等论起辈分来，老夫和杨小姐那位做搬山道人的外公才是同辈。说起来如此有缘，竟是遇着故人之后了，看来也是该着摸金校尉中兴，连搬山道人的后代都挂上摸金符了。那搬山掘子甲却已绝迹失传。老夫跟搬山道人的头领鹧鸪哨是老交情，只因他使得好口技，能学世间万种声音，才得此绰号。此人浑身是胆，又有通天的搬山手段，想不到后来也流落海外，客死在亚美利加了，真个是……人世休夸